

《金剛經》開示（一）

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

台灣，台北，2003年9月

英文謄稿：Jack Sonnabaum；英文審稿：John Castlebury

謄稿漢譯：蘇卡；中文審稿：馬君美、周熙玲

我非常高興能夠稍微討論一下這部深奧的經典。許多人犧牲了週末，你們大概有很多比一大早跑到這裡來，更好的事情可做，但是，你們付出了這樣的犧牲。我相信，如果以正確的發心這麼做，一定可以累積很多的功德。

有些人來這裡，也許只是好奇；有些人來這裡，也許是因為朋友的強迫或影響。這樣也很好，這會給我一些壓力，我想這大概是我必須還的業債吧。

也許有些人來這裡，是認為可以得到許多問題的答案；也許你認為，這部深奧的經典，能帶來大家都在尋找的通向快樂的鑰匙。不過，我得提醒你，期望不要太高。

也許有些人來這裡，只是想得到加持，主要不是我的加持，而是佛陀親口提過好多次，來自這部經本身的加持。人們相信，如果和佛法有緣，《金剛經》能帶來極大的加持。

也許有些人想，這是一個宗教的開示，期待聽到許多什麼是對，什麼是錯，什麼該做，什麼該避免等實用的教授。宗教總是與道德規範聯繫在一起，我們對佛教也有這樣的期望，渴望得到「應該如何做」的指導，是人類的天性。

我注意到，《金剛經》在中國的大乘佛教徒中非常受歡迎，這很好。最近，我在讀老子的《道德經》，我覺得它與《金剛經》相類似。不過，儘管中國人喜愛讀《道德經》，卻似乎喜歡流連在儒家的思想裡。

我們嚮往得到簡單的指南，就像許多宗教和哲學體系所提供的指導。我們渴望被告知，如果這樣做或那樣做，例如擁有正確的見地和行為，就可以得到某種成就為獎賞，比如可以生在天堂，這是我們想聽的。

也許，佛教應該有些簡單可遵循的規矩。比如說，佛教徒一生「必須」去朝拜一次菩提迦耶，或者佛教徒不能吃雞肉。印度教不許吃牛肉，伊斯蘭教不許吃豬肉，那麼，佛教徒就

不許吃雞吧。另外，佛教徒每天要做三次祈禱，早上，中午和晚上各一次。只要如此，就是佛教。

如果這就是佛教，地球上會有比目前多一百倍的佛教徒。但是，幸或不幸，佛教不是那麼簡單，它非常多樣化，有極豐富的多樣性，它深邃、廣大，無窮無盡。

須菩提，那位敘述或開始了此經的人，曾問到：「在未來的末法時代，人們真的會接受這樣的教授嗎？」佛答道：「你怎麼可以問這樣的問題？」記得嗎？

有許多理由可以說須菩提是對的，他的疑問是非常有價值的。當他問：「他們能接受嗎？」那是個很好又相當有價值的問題。為什麼有價值呢？因為，這部經中的話語，超越了平常的概念。不過，不要認為因為這部經非常神聖，所以超越了我們的概念。

月稱菩薩曾說，一個人至少要証到菩薩初地，才能夠詮釋佛經。因此，請不要期望我去逐字逐句地解釋這部經。不過，我會試著摘錄無著菩薩和蓮花戒菩薩注論中的一些解釋。

為什麼《金剛經》的內容如此難以接受？簡單來說，是因為這部經在講，整個佛法基本上就像是一種安慰劑，不過，它是有效的，我們毫不懷疑安慰劑是有作用的。即便如此，聽到說佛法是一種安慰劑，是不是挺可怕的？

你不怕嗎？我就怕。基本上，修道就是個騙局，我們所深愛的修道是假的。宗教可能指著其他宗教說：「那個宗教是假的。」可是，除了佛教，沒有別的修道宣稱自己是假的，這是個很重要的聲明。

舉例來講，當佛陀說：「那些以相見我的人，擁有錯誤的見地。」像我們這樣的普通讀者，馬上就下意識地想，那佛一定是有其他的相，而不是描繪、雕刻或用木頭、石頭做出來的相。

不過，即便我們所熱愛的修道是一場騙局，即便它是安慰劑，它卻是必要的安慰劑，必要的騙局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執著、束縛和串習，必須被斬斷。

藏語中的「Dorje Churpa」，或梵文中的「Vajracchedika」，有很多不同的翻譯。中文傾向於把它翻成「金剛能斷」（「能斷騙局之金剛」）。很多藏文譯師把它翻譯成「能斷金剛的智慧」。因為我用的是藏文譯本，所以我要討論的是能切斷金剛的智慧。

說到「切斷」，這就意味著有個「問題」：一個需要被切斷的殼或形相。我們的「問題」是我們所有的串習，習性是問題，有些像蛋殼一樣的脆弱，輕輕一敲就可以解決了；有些則非常非常頑固，就像因陀羅的標誌 — 金剛。「金剛石」（注：此處指英文翻譯的Diamond，即金剛石）可能並不是正確的翻譯。金剛是一種物質，是天神因陀羅使用的武器，據說它可以摧毀一切，但卻沒有任何東西能毀壞這個金剛武器。就如同因陀羅的金剛一

樣，我們的一些習性和執著是如此的頑固，似乎無法被摧毀。這部經教授的智慧，甚至能夠切斷這種金剛。

有些染污容易被切斷，有些則很難，這主要取決於你對這種執著有多習慣。在一開始，還完全是新手的時候，要戒煙、戒酒很容易。可是，如果一直抽煙或喝酒，一陣子以後，你就離不開它們了，不只是身體上和精神上，甚至是理智上都離不開它們。如果你突然停止喝酒和抽煙，和那些抽煙喝酒的朋友們混在一起，就會覺得很彆扭，沒辦法真正地跟他們交流了。

所以，即使你意識到喝酒抽煙很明顯會讓你的身體和精神都受損，還是停不下來。你抽煙的習慣，喝酒的習慣，變得很頑固，不過還沒有金剛強。假如你最終採用了某種方法，去見精神科醫生或心理醫師，或者進行某種治療，強迫自己停止抽煙喝酒，然後會發生什麼呢？你會為能夠達到不抽煙和不喝酒的境界而驕傲。

在《金剛經》中，這種因戒了煙、戒了酒而產生的驕傲，就像是金剛，它是最頑固的習性。只要你落在戒了煙的狀態裡，這就意味著，你還被曾經抽過煙糾纏著。這部經一開始就講到，你不僅不應當抽煙，它還講到，你應該超越不抽煙。

這就是為什麼須菩提問佛陀：「末法時代的普通人能接受這種教法嗎？」這是個非常有價值的問題，一個非常可以理解的疑問。通常，大多數人寧可聽到：「不要抽煙，那是個壞習慣，不利於你的健康。」如果再聽到一些額外的訊息，比如：「超越能夠戒煙的驕傲」，會讓我們困惑。許多人會回過頭來猜度，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應該再抽煙呢？

再舉個例子，所有地獄道的痛苦，所有那些燒烙和割截的可怕描述，大多數人願意聽，如果我們行為不好，就會落入地獄，所以我們最好行為良好。甚至佛教徒用這種方法，把地獄景象描畫在寺廟外面等等。

不過，要理解大乘佛教說：「你的嗔恨與地獄沒有差別，沒有外在的地獄。」就更難了。而更難理解的是，沒有與生俱來的嗔恨，因此，以慈悲的修行之道，去淨化這種非本具的嗔恨，與使用安慰劑沒有分別。

再舉個例子，許多人都喜歡聽，佛安住在像西方極樂世界一樣的地方。我們願意這樣想，如果我們向佛祈禱，佛就會雨降加持，賜予所需，保護我們免於磨難等等。這很容易接受，因為，當事情很順利，我們心情也不錯時，我們可以向佛祈禱，這其實與抱怨沒什麼兩樣，能有個人在需要時可以向他求助，不順的時候可以埋怨，也是蠻好的。

可是，更難理解的是，你的心就是佛，這就挺嚇人的，因為這樣一來所有的責任就是自己的了。不過，更讓人害怕的是，了解心根本就不存在。這使得理解如下的話很困難：「只要有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好，只要有佛的顏色和形狀，它們就都是騙人的，都是虛假的，沒有這些才是真的。」

在大乘佛教中，最重要的特質是般若 — 根本的智慧。其他的特質比如布施、持戒、道德，都次於智慧，這不是我編造的，寂天菩薩在他的《入菩薩行論》的第九品中說：「所有廣大無盡的菩薩行，如布施等，都是爲了智慧而說的。」

什麼是智慧呢？這很難解釋，《金剛經》會詮釋它。以下是我的解釋：智慧是我們心最正常的狀態，請把這句話畫下來：「它最正常的狀態」。

什麼是正常狀態？定義正常狀態是很難的。通常，我們看著這朵花，然後想「這是朵花」，這被視作是正常的概念。如果有人走過來，開始吃這朵花，我們馬上就會想，這人應該進醫院了，我們會認爲那不正常。同樣的，我們會認爲有心理疾病，吸毒，或者酗酒是不正常的。我們不就是這樣定義「正常狀態」的嗎？

用同樣的邏輯，如果從聖人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話，我們都不正常，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們有心理疾病，我們有貪欲、嗔恨、嫉妒、傲慢等等，所以透過我們的病態而得到的所有認知都是不正常的。如果你仔細想想，這種說法是對的。

舉例來說，你想想看，有人認爲 **Louis Vuitton** 那麼貴的提包是物有所值，難道這不是不可思議的嗎？爲什麼它在中國，尤其是在日本，那麼受追捧？我們不知道爲什麼。如果好好想一想，這樣的追隨潮流是有點不正常。

我們每天都在做許多類似這樣的事，成千上萬的人爲了某個原因在增肥，而成千上萬的另一些人爲了某些原因在減肥，這非常不正常。可是，沒幾個人有深刻又邏輯的理由，解釋爲什麼他們應該增肥或減肥。

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假日旅行，我們幾乎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去旅遊。現在大家去的目的地都沒什麼特色或特別，沒有多少不同，**Banana Republic, Gap, Starbucks Coffee, Body Shop**，到處都一樣。基本上，就像是到了你自己城市的另一個角落，除了因爲是假日，夫妻有更多時間吵架。

同樣的，商店裡的時裝看起來也都一樣，也許是我不夠敏感，不過，我真的看不出 **Kenzo** 和 **Yamamoto** 之間有什麼明顯的區別。前幾天我坐在一家咖啡店裡，人們背對著我走向一個扶梯，所以我只看到他們的背影，不看他們的臉，這些人看上去簡直就是一樣的。

所以我們在地球上做的一些事情，從一位真正聖者的角度來看，實際上很不正常。比如，假設我能在地球上活八十年，這要求已經很高了，野心很大，不過就算我真的活八十年，這意味著我的生命已經過去一半了，在剩下的四十年裡，我需要多少條牛仔褲？我想二十條就夠了，需要大概八十件 T 恤衫。如果這麼估算的話，我的生活可以過得很經濟的。

不過，我們可不是這樣購物的，不是嗎？有的人買東西就好像我們有十萬隻腳，或者十萬輩子可活。我們當然可以責怪廣告公司，不過，是你的心不正常，當然，這種不正常對生意是很好的，如果人人都真的心理健康了，生意就做不下去，因為，誰還買東西呢？

我要介紹給你們的是究竟的正常的心，有三種不同的方法，可以培養這種智慧，經由聽聞教法，你可以培養一定的智慧。比如，你聽到這些教授而且覺得：「對，有道理。」這就是一種小的例證式的智慧。

不過，如果你思考所聽到的和讀到的，然後產生了更大的信心，那就更好。但是，經由聽聞讀誦而產生的智慧，和經由思考而得到的智慧，是透過推理邏輯產生的，就像是聽從了醫生的建議，然後思考它一樣。

真正的智慧只能來自禪修。禪修時，我們做什麼？我們試著逐漸放開，拋棄所有的參考點，例如見地、道、果，和目標，所有這些參考點，都需要被消除。只要有參考點，我們就會一直比較，而與參考點做比較，常常就是不安全感的來源。

順便提一下，我可不是說把心放空，因為這本身就是一種參考點，我的意思是，不要被參考點抓住或困住。

讓我們從這部經的名字開始 — 《金剛經》，這裡我把它譯成「能斷金剛的智慧」，它也被稱作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這三百偈頌的經文非常簡短，目的是為了讓追隨者可以讀誦、書寫和保存它。

這部經從阿難陀的宣告開始：「如是我聞一時」，這句「如是我聞」是個很重要的宣告，一方面，這說明阿難陀是個見證者；同時，透過聲稱「如是我聞」也在表明阿難陀的解釋或說明不是出自他自己的証量，他只是在複述佛陀講過的話。還有，經由說明是他聽聞的，他也沒有宣稱他已經理解了。

你們必須記住這是一部大乘經典，不過講述者卻是聲聞。阿難陀不是大乘弟子，他是聲聞。很奇怪，我們大乘弟子看不起聲聞乘，叫他們小乘，沒有他們，我們所有的經典都不可能存在，例如《心經》是由另一位聲聞舍利子敘述的。

「如是我聞一時」就更精確了，這表示它不是個模糊的場合，而是於特定的時間，在特定的地點，這裡所指的具體地點就是祇樹給孤獨園，在這個園的中間有一片樹林，叫祇樹，祇樹林，這個祇樹給孤獨園在舍衛國。人們相信佛陀在舍衛國停留的時間最長。不僅是阿難陀，而且還有一千二百五十名大比丘也在場，不只是聲聞乘的比丘，還有許多大菩薩。

一天早晨，佛陀從居住地起身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，乞食結束後，開始吃飯，中午把一天中的最後一餐吃完後，他收起衣鉢，洗了腳。這些都是象徵性的教授，以便烘托出這個深奧教法的氛圍。然後，他非常專注地筆直端坐在天神鋪好的坐墊上。那時，許多大比丘

聚攏來恭敬頂禮，繞佛三圈，坐在佛的週圍。然後，在一個特定的時刻，尊者須菩提也來了，坐在某個地方。隨後，須菩提起身，把他的法衣搭至左肩，右膝著地，雙手合掌，對佛說。

這就是場景，在經典中，常常能找到關於場景的描述。這也許很印度化，不過，這些場景的具體細節卻非常深奧，同時提供歷史背景給我們。

請記住，這是個很重要的教授，其中一些抽象的論述，等同於目前那些物理學家在會議室裡討論的似乎是原創的發現，只不過，這些問題在二千五百年前就被探討過了。

假如你認真想一想，這真的很稀有：二千五百多年前，在印度的某處樹下，佛陀和他的弟子們討論著最深奧的話題。他們沒有討論如何去統治國家，如何以例如「如果不這樣和那樣做，就會下地獄」的話恐嚇民眾，他們討論的是深奧又先進的話題。

可以理解地，須菩提跪下後，首先讚美佛陀：「多麼稀有啊佛陀，多麼稀有啊，佛特別地護念諸菩薩。」他說了兩次「稀有」，這是他所作的重要評價。這裡需要解釋一下，也許因為這樣，中國的高僧大德們也極為強調讀誦《金剛經》。

建立佛的繼承人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你讀誦、思考，和修持《金剛經》，你就成為佛的傳人。偉大的是，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地成為佛的傳人，沒有人是主要的繼承人。成為佛陀的傳人，不只意味著成為佛的孩子，而是能繼承佛的圓滿。

我們要認識到，非常不可思議的，我們本身就具有成為佛的傳人的品質。我們就是佛，我們擁有佛性的潛能，這個事實是很奇妙的。同時，如來特別護念那些培育佛性潛能的菩薩，也是同樣稀有的。

須菩提問佛：「菩薩怎麼才能圓滿深奧的道？菩薩如何才能證得本性？」佛說：「善哉」，讚許須菩提的問題，然後建議須菩提專心聽。接著，佛說，他將要解釋，菩薩應當如何建立，如何安住在這深奧的道上，如何發菩提心。

佛最開始跟須菩提講的話，是關於菩薩的發心，菩薩應當如何發心呢？菩薩一定要有度化一切眾生的決心。所有卵生的，比如鳥；所有胎生的，比如人；所有濕生的，比如蝴蝶；所有化生的，如天神；所有像我們一樣有形色的，以及無色的，比如某些天神或鬼；所有那些像我們一樣有思想，但是沒有粗重五蘊的，比如一些高級又特別的神；甚至那些無想，更高級的天神。菩薩要引領所有眾生證入究竟涅槃，而得度化。

當然，所有地獄道、餓鬼道，和畜生道的眾生都要度化入涅槃。不過，這個陳述是說，即使是最高的無想天的天神，也包括在這裡，這樣的天道常常被誤認為就是涅槃。事實上，有些宗教可能就只是以這個境界為目標。可是所有這些境界，無一例外的，都必須被度化，這就是菩薩應當如何發心。

接下來是這段話的關鍵，佛說，當所有無量無數無邊眾生被度化後，菩薩一定不要認為有任何眾生得到了度化，這是真正的關鍵。記得我提到過的安慰劑嗎？希望所有眾生快樂，希望所有眾生証悟，激勵著我們的修行。可是，在下面的這段話中，佛說，菩薩必須了解，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眾生得到了度化，這表明，相對菩提心實際上就是一種安慰劑。

不要誤會，當佛說，菩薩不要認為有任何一個眾生被度化了，他不是說菩薩不應當滿足於救度眾生的行為，應該繼續去度化更多的眾生；他是在說，如果菩薩看到有一個真實存在的「我」，一個真實存在的「人」，一個真實存在的「眾生」，那麼這位菩薩的見地是錯誤的。任何認為有「壽者」（壽命長度）存在的菩薩，不是真正的菩薩。可是，我們的心是這樣想的。

我們中有些人認為自己是菩薩，認為真實存在的眾生，承受著真實存在的痛苦，需要我們的幫助。不過，如果一名菩薩執著或固化於認定「眾生」是一個實體，那麼這位菩薩只不過是在積聚痛苦的因。

事實上，「我」不存在，「人」不存在，「眾生」不存在，沒有什麼是「壽者」。什麼是「我」？「我」只不過是貼在由諸蘊組合而成的幾個實體上的標籤。舉例來說，一張「桌子」有桌腳和桌面，還有其它一些部分組成，它們合在一起，就符合了我們「桌子」的概念。「人」是這樣，「眾生」也是這樣。

除了僅僅作為標籤外，「壽者」並不存在。我們生命中的前一刻，此生中的前一刻，已經逝去。例如，我們剛才的休息，它已經過去，永遠地過去了，它再也不是個實體，下一刻會發生什麼？今天下午會發生什麼？我們只能想像，我們只能假設會發生什麼，可是如何確定呢，它還沒實現呢。

當我們談論到「壽者」，我們是在談長壽。我們相信長壽，不是嗎？這不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相信諸如維他命和人參嗎？可是，真相是我們只是在想像，就如同我們想像今天下午的計畫一樣。這就是為什麼當菩薩度化眾生時，一定要知道沒有「人」或者「眾生」被度化了。

再說一下，當菩薩了悟到，沒有真實存在的眾生被度化，這就是究竟菩提心。這不是否定，如果它是否定的話，那就意味著有眾生可被否定。菩薩也不拋棄眾生，如果是拋棄的話，那就意味著有眾生可被拋棄。

這就是為什麼佛在《金剛經》中說，菩薩要有度化所有眾生的發心，不只是鳥類、人類，而是所有眾生，包括那些無想的天神。但是，菩薩一定要了悟，沒有任何一個真實存在的眾生被度化，這就是究竟菩提心。

同樣的，舉例來說，當一名菩薩布施一枚硬幣給一個乞丐，這個布施的行為必須是基於如下的了悟：就是沒有真實存在的對象可作布施。即便如此，菩薩還是要布施這枚硬幣，佛從沒說過我們不應該這麼做，這相當的深奧。

出離心也是這樣，出離的標準概念是，了知執著是無用的，沒有本性的，所以我們應該擺脫掉它們。例如，在孩提時代，我們覺得沙堡和玩具很好玩，可是，到了十幾歲的時候，就覺得它們沒意思了，因為我們知道那些不是真的，孩子氣的玩具被溜冰輪鞋，滑板，鬆鬆垮垮的牛仔褲所取代。成年後，我們意識到滑板完全沒有用，也無意義，所以，我們就戴勞力士手錶，買昂貴的汽車，鑲金牙等等。不過，到了八十歲左右，我們發現這些也沒有用，到那時候，可能像桌布和筷子這類的東西能讓我們開心。

知道自己基本上厭倦了舊的玩具，是一種我們具有的很重要的出離。不過，不僅僅是這種出離，我們談的是沒有什麼可以放棄的出離，這是最偉大的出離。所以，當我們粉碎沙堡的時候，我們並沒有摧毀真正的城堡。

同理，當布施時，其實並沒有可以施予的真正乞丐。不知怎麼地，我們陷入了認為金錢及所有物是很重要的觀念。但是，只是人類的心決定了金錢和所有物是必需的，比如，現在我們的心認為石油是必需品，因為我們要開車，要坐飛機，所以石油很重要。可是，也許在五十年內，我們會決定水更重要，也許我們會因為水而爭鬥。你看，加諸於石油、錢幣、金子、鑽石，或者房地產的價值，只不過是由我們染污的心加諸其上的，在實相裡，石油與水超越了這種價值。

這就是為什麼，修布施的菩薩一定不能住相，不能住於聲、味等等，甚至不能住於布施的相。為什麼？因為如果菩薩，修布施時渴望或依賴於相，那麼這位菩薩就在量度，如果這位菩薩在量度，就表明有個參考點，好像菩薩在期待終點線，好像有一個終點線似的，而這意味著痛苦，意味著競爭與焦慮的痛苦。

佛問須菩提：「你認為，東方的虛空能夠被量度嗎？」須菩提說：「不能。」佛接著問須菩提：「南、西、北方的虛空，能夠被量度嗎？」須菩提說都「不能。」佛接下來說：「須菩提，如果一位菩薩，不住於度量或任何相或者終點線，那麼，這樣的布施就是我們所說的無量布施，這種布施的結果是無量的，無法量度。」

這可不是文字遊戲，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有關量度的教授。通常，在宗教的思惟中，我們總是在衡量，比如，如果我們布施給窮人，下一世就會富有，有這類的界線，有這類的量度。並且，還有其他的量度，布施一枚硬幣不如布施一百枚硬幣那麼慷慨；相較於菩薩施捨自己的血肉肢體，布施錢幣就什麼都不值了。總是有各樣的量度，就像在用磅秤稱重量。

只要我們還在稱重，還在度量，我們就總會覺得自己是有限的。經典裡從來也沒有寫過，只有當我們把自己的頭砍下來一百萬次之後，才能圓滿布施行，沒這樣的東西。然而，

聽聞當釋迦牟尼佛還是菩薩時，曾布施自己的肢體給老虎這樣的故事，對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，是一種啓發，我們會說：「多麼了不起的布施啊，多麼慷慨啊。」

當釋迦牟尼佛還是菩薩時，有一次他乞食只得到五粒米，在返回的路上，遇到了迦葉佛，他把這寶貴的五粒米拋向迦葉佛，作為供養。通常，如果米是這麼的珍貴，我們可能會用紙把米包好，確定放到接受人的手裡，而且被恰當的使用，可是，他只是把米拋向了空中，因為得遇迦葉佛，給了他如此深刻的啓發，將米拋出去，是他能作的最好的供養。由此功德，據信他成為了轉輪聖王，偉大的宇宙之王。

我們在談論的是最上乘的布施，要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，佛不是在否定布施的行為，你不能想：「好吧，既然沒有什麼可以布施的，那就不用去布施了。」如果你已經了悟到「沒有什麼可以布施的」，你怎麼會想：「那就不用去布施了呢？」所以，佛做了結語，告訴須菩提，菩薩要把心安住在這個教授上。

接下來，佛問須菩提：「可能以身相見到如來嗎？」身相包括頂髻和金色的佛身等等這些。須菩提說：「不能，不能以身相見到如來。」這次，實際上是須菩提在給我們教授。那麼這些相是什麼呢？須菩提說，它們實際上代表無相。

當然，在我們的尋常心裡，我們喜歡把佛想成是跟你我一樣的佛教徒，佛是我們的英雄，大明星。當我合掌向佛祈禱時，我禁不住會這樣：我的習性立刻造作出一個特別的身相，從我的角度看，是所謂漂亮的身相。

比如，三十二相好中的一種就是，據信佛身的高度和寬度是一樣的，這點很難想像，如果我們真這麼看，這就是一個箱子，一個很胖的人。有很多這樣奇怪的事。佛的耳垂碰到肩膀，這難以想像。佛的手指間有網，即使我們詩意地說，佛的手指間有會發光的網，那也沒用。佛的手像鴨蹼一樣。佛的指甲像銅。如果佛要，他的舌頭能罩住自己的整張臉。有許多這樣的東西，超越過我們。

不過，也許我不該說「超越過我們」，這些相好是不可思議的象徵性教授。我們的心有一種複雜性，佛陀做為我們的參考點，是所謂的理想榜樣，他與我們不是完全不相關，而是有一些共同之處。同時，他是我們的理想，所以，他理應比我們好，否則，他就只是個普通人，那我們為什麼要跟隨他呢？所以，他不得不比我們好一點點，或至少比我們好一半，這就是複雜之處。

我們到底想要什麼？自己不知道。有時候，我們希望他跟我們差不多，那樣我們能跟他聊聊，可以跟他溝通。可是，如果他跟我們太相似了，那我們就不能被他啓發。如果他完全超越了我們，那他又不能成為我們的參考點了，如此，我們到底在追隨誰？

許多宗教相信，神是不可見的，神沒有相。在佛教中，我們有無相之相，這很重要。因為，如果想成為理想主義者，至少你要有某種橋樑，這就是為什麼如來說到身相，他指的是

無相。佛接著說：「否則，只要有一個可被識別的相，不管是什麼特徵，都是虛假的。」這是金剛乘可以非常有幫助的地方。

有些聲聞乘和純粹的大乘佛教徒可能不明白，為什麼金剛乘的佛有六隻手臂，六條腿等等。金剛乘是這樣辯解的：佛不受相的約束，所以，佛不受只有兩條腿，兩隻手的約束。這並不是在說，真實的佛陀有六隻手臂和六條腿，只要相對上，佛可以被視作有兩隻手臂和兩條腿，也可以被看作有六張臉，六隻手臂等等，我們需要超越這樣的相。當我們的了悟超越了最短和最長，那麼我們就在談無相。當我們能夠見到相的無相本質，我們就能見到如來。

此時，須菩提問佛：「在未來的末法時期，尋常的眾生能夠理解和對這個教法有信心嗎？」佛說：「不要這麼說，如來滅度後很多年，還會有眾生欣賞這些深奧的教授，還會有眾生，聽聞了這些章句，就生起信心。須菩提，你要知道，這樣的人不只是在一位佛前，而是在很多很多佛前，種了善根。須菩提，將來任何人，聽聞到這些教授，哪怕是一剎那生起了清淨的信心，如來悉知此人。」

所以，任何人，哪怕只有一剎那，對這種無相，不可量度等等，生起信心，甚或只是在一剎那起了疑問，覺得也許這些是真的，這個人就將要成為佛的繼承人。為什麼？因為這樣的人，不會被限制在稱重量和量度「我」、「人」、「眾生」或「壽者」之中。

這樣的眾生，即使只有一剎那的信心，就不會被法或非法，戒律，道德，對和錯的概念所困。只要我們還困在法或非法，做對的事或錯的事，我們就困在「我」、「人」、「眾生」，或「壽者」當中。

《金剛經》是最高等級的經典 — 不需要解釋的經典。與《阿彌陀經》不同，比如，不管你到哪兒，蓮花盛開，你將從花之中再生，還有其他的這類的經典。

佛問了須菩提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。他首先問：「如來証得了什麼嗎？」也就是說如來証悟了嗎？如來証得了所有的解脫功德嗎？接下來佛陀問：「如來有沒有說什麼法？」須菩提回答說，以他的理解，如來沒有達到或証得什麼，如來也沒有教過什麼。

記得嗎，這是部不需要解釋的經典，再也找不到比這更高的了，這是最上乘的經典。在這裡，自始至終都在教授大乘佛教的精華 — 空性。就如同《心經》中的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但在這部經中，空性是從沒有眾生可作為慈悲與布施對象的角度來詮釋的。

佛沒有任何身相，這很難觀想或思惟。當我們讀到這裡，也許理智上，覺得它有點道理；不過，一旦情緒控制了我們的生命，這些就完全沒有意義了。比如，如果現在地震，或是有致命的疾病，我們就會想向某人祈禱或依靠某人，我們會想要向某些「某人」作供養。

佛教徒通常是向佛菩薩作供養，我們喜歡相信他們收到了我們的供養。當我們供養桃子到佛桌上時，我們就在假想，假設或表示，佛有嘴，不是嗎？我們假想或假設，佛有鼻子，可以聞到我們供奉的香。然而，佛沒有身相，當然佛不只是沒有平常的鼻子或嘴，佛也沒有超越平常的任何身相。佛陀，如他親口所說，是無相的。

假設我們生命中出現了某些內在或外在的災難，我們怎麼辦？我們不是斷見者，也不是存在主義者，會說：「好吧，這就是人生，我什麼也做不了。」作為佛教徒，我們不能這麼說，因為我們相信緣起，每個現象都是依照因、緣和果來運作的，我們相信如此。每件事就好比是煮蛋，只要有了煮蛋所需的適當條件，蛋就會被煮熟。

作為非斷見者，也就是某種常見論者，我們總得做點什麼。不過，我們不只是不得不做，身為菩薩，我們被鼓勵去做，不僅僅阻止自己的災難，還要去阻止其他所有眾生的災難。

你已經聽到佛自己說，佛沒有身相，如來沒有証得任何真實存在的解脫功德，如來沒有說任何獨立存在的法。

對於發脾氣等小的個人災難，我們知道如何透過止觀禪定等來控制自己的怒氣。可是，我們沒有力量對地震做任何事，所以，本能地，我們向佛祈禱，把我們從這樣的自然災難中解救出來。

那麼，這是怎麼運作的呢？我們想要祈禱，因為我們沒有別的辦法來消除災禍，我們想要依靠比我們強大的對象，可是這個全能者根本沒有身體或精神的存在，這位全能者既不是証悟的也不是非証悟的，因為這個對象根本就不存在。這是佛自己說的，我們可被卡住了。

不過，我們真的被卡住了嗎？依據《金剛經》，絕對沒有。以聞、思，尤其是修持無相佛的智慧，佛即是空，空即是佛，離於極端，這就是切斷或淨化所有染污串習最強有力的方法，這些習氣是造成我們外、內、密所有災難的根源，這就是它運作的方法。

假設有一場地震，我們可以唸誦、思維，並修持《金剛經》。或者，如果我們不是聰明的佛教徒，我們可以想佛真的就在那兒，像須彌山一樣大，地震來臨時，佛抓住台灣，讓它免於震動。不過，這不是最聰明的想法。實際上，如果我們這麼做的話，須菩提會不太高興，或者，只有一點點高興。最好的辦法是，聞、思，特別是去修行無相的佛，這種方法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的染污。

通常，如果我們被問到，一位哲學論著的老師，比如孔子，有沒有教導什麼，我們會回答說：「是的。」如果我們被問到：「他教了什麼？」我們會說：「他教了這個、這個、這個，還有這個。」這顯示出我們有某種見地，某種行為規範，對嗎？當佛陀問：「如來有沒有說法？」須菩提回答：「沒有。」換句話說，他是在說佛沒有見地，這相當重要，大乘佛教實際上是一種沒有哲學的哲學。

見地是一種決定，是個結論，這意味著有個人在總結，在決定，有個人有某種見地，有個主體。只要有見地，只要有結論，就有參考點。佛最特別的特點就是他沒有見地，或者，我們可以說他擁有沒有見地的見地。然而，沒有任何特別的見地，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為所欲為，不是這個意思。

此外，說我們想為所欲為很容易，但是，真的為所欲為，就很難了，因為我們受限於許多的禁忌與執著。我懷疑，這個房間裡有任何一個人，因為執著，真有膽量為所欲為。

有許多法教似乎是道德規範：「不殺生，不偷盜，不妄語。」佛教不否認這樣的教授。事實上，菩薩必須遵循這些規矩：菩薩不應殺生，不應偷盜。然而，同樣的，如果可以利益眾生，菩薩就應該殺生；如果可以利益眾生，菩薩就應該說謊。這種靈活的方式，比死板的規律，如「不殺生，不偷盜」要稍微好一點。菩薩必須每天給佛供一個桃子，佛沒有嘴去吃，但是，佛也不是無嘴的。可是，為什麼我們聽說，一定要供養三寶？為什麼我們一直有這些相對的教法？

如果我們想經驗到噩夢的結束，我們就需要先有一個噩夢，對嗎？假設我們正在做噩夢，幾頭大象佔據了我們小小的工作室，因為確信這些大象真的出現了，所以我們很害怕。有兩類人在做這樣的噩夢，有兩類做惡夢的人，其中一類人，在噩夢中有人過來說：「這看起來是你的夢，否則的話，這些大象怎麼能塞得進你的工作室呢？」這類人就醒悟了，這類人不需要用激烈的方法來趕走大象，他意識到，從最開始大象就沒有存在過，又怎麼能被趕跑呢？

如果有人過來說：「這只是你的夢。」第二類人不能接受，不能聽到這只是一場夢，而且，如果他們持續被告知這只是個夢，這類人可能會惱火。對持這種心態的人，最好是同意他們，這不是個夢，最好是說：「咱們來把牠們趕出去，弄出點噪音，點上火來趕牠們走。」

我們大部分的人是第二類的做夢者，這就是為什麼供養桃子很重要，供香也很重要，這種方法有效，真的有作用。我可以談論《金剛經》，就好像已經理解了它，但是如果有個突發的災難，如果現在地震了，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向一個有身相的佛祈禱。地震過後，如果我不太緊張，那麼也許我可以認為佛沒有身相，而這樣想，會累積很多的功德。

我再來多解釋一下無相。大乘佛教中，空性為根，無相為道，無願為果。大乘佛教是沒有目的地的旅程。沿著修道，我們一直在剝除層層外皮，期待找到內在的果實，然而，如果我們堅持一定要有某種滿足的話，唯一的滿足就是剝掉一層層的外皮，可是，很快這種滿足就成為失望，因為我們發現，自己原來以為是果實的內層，實際上是另一層皮。

失望很重要，它可以是成就的一種表徵。終於，我們了解到，在一層層皮之內，並沒有果實，至少我們從強烈的期望中解脫出來了，理解這一點很重要。在佛教中，我們確實有果

的概念，但與其他宗教不同：比如，在天堂沒有成群的處女等著我們。我們所謂的「天堂」，是消除煩惱染污後的結果。

簡單的說，一般的佛教徒，特別是大乘佛教徒，不是在試圖得到或建造什麼，我們不需要，因為我們已經擁有了。我們是在試著消除，大乘的道是消除的道，我們消除而不建造。例如，在梵文中，「佛」這個詞意味著「覺醒」，覺醒是消除了睡眠後的結果，消除了睡眠就是覺醒，而不是先要停止睡覺，然後，才開始去覺醒。

同樣的，我們清洗窗戶是爲了清除灰塵，我們可以認爲，透過清洗玻璃，我們建造了一個乾淨的窗戶。但是關於成佛，我們不是在談論一個乾淨的窗戶；當然，我們也不是在說一個髒的窗戶。成佛，是窗戶在髒的狀態之前，因而也是在清潔狀態出現前的一種狀態。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聽到，佛沒有身相等這些。

現在，佛問須菩提：「如果有人用可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，布施給他人，這樣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報和功德嗎？」須菩提回答：「是的，這將積聚很大的福德，甚至如來都無法量度這樣的布施。」隨後佛說：「然而，如果有人接受和修持這個法教，爲他人解釋哪怕是一個偈頌，所得福德將更廣大。過去，現在，未來一切諸佛証悟的覺性，都來自空性的見地，由於此經教導這樣的見地，所以，供養這個法教給他人，是最有福德的布施。」

從這一偈頌，我們了解到，有一種善行會留下殘餘，另一種則沒有殘留。有殘留的善行是緣起的，是無常的，是一種和合的現象。用可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，可能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布施，但是，它仍然是一種和合的現象，所以，它還是有限的，受制於無常，所以會被耗盡，它將停止存在。聞、思的善行是有殘留的，然而，修持空性和安住在空性上不會有殘留，所以，不會被耗盡，有更大的功德力量。

佛不是在否定，或者不鼓勵，會有殘留的善行功德，他只是指出會產生或不產生殘留的行爲之間的不同。事實上，會有殘留的善行，比如供養珠寶，還是很必要的，這會使我們向沒有殘留的善行開放，這就是如何起作用的。

例如，如果我們花了點錢買這束花來作供養，這就是一種形式的犧牲，一種形式的去除執著。假設我們很吝嗇，不捨得花一分錢來買花作供養，可是，我們還是設法花了幾分錢，買了這花，每一次，我們修習這樣的去除執著，它就打開了我們這個容器，使得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空性，也就是不留殘餘的善行。我們將能更好地理解到，在實質上，沒有什麼可執著的，就如同從來沒有噩夢裡的大象可去害怕一樣。

一般來說，聲聞乘把道分成了四類。大乘佛教中，從初地到十地。不過，在佛法共通的教授裡，提到須陀洹（入流），斯陀含（一往來），阿那含（不來），和阿羅漢（破敵）。佛問：「須菩提，須陀洹能這樣想：『我証得了入流的果位了』嗎？」須菩提說：「不能，因爲須陀洹聽起來是一個人入流了，但實際上，沒有流可以入。」

爲什麼沒有流？因爲沒有色的流，沒有聲的流，沒有香、味、觸、法的流。《心經》中說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」同樣的，須陀洹達到這種境界時了悟到，色、觸、聲等等都不獨立存在，既然沒有這些流，哪兒有流去入呢？因此沒有所謂「入流」這件事。當菩薩了解到沒有流可以入，這本身就是入流。

我們許多人認爲，當菩薩証得某地的時候，會有個特別的典禮，好像榮耀的爵士身分，或者被授予勳章。很多人覺得，從一個地到下一個地的就像是晉升，人心喜歡按等級架構來想。可是，實際上，當你了解到，所有的法都不存在，因此也沒有流可入，這就是入流。

然後佛問須菩提：「斯陀含能這樣想：『我証得了一往來的果位了』嗎？」須菩提再次說：「不能，因爲斯陀含意味著，你只一次達到了涅槃然後又回到輪迴。但是，沒有涅槃可去，也沒有輪迴可回，因此，也就沒有去或者回，也沒有誰去或者誰回來。証得如此的菩薩，叫一往來。」

這是個標準的回答，卻有著深奧的道理。記得我們說過的，清潔窗戶玻璃嗎？每個人都喜歡清潔窗戶，可是沒有人認真想想在骯髒和乾淨狀態之前的玻璃，那是窗戶的一個重要特性，骯髒和清潔之前的玻璃原始狀態，就是這裡的要點——輪迴之前和涅槃之前。

等我們談輪迴和涅槃的時候，我們早已經移開了一步了。如果仔細想想，我們會發現，在我們的心中，大多數時候，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，只不過是更精密的輪迴，這讓它更糟糕了。

接下來佛問須菩提：「你認爲達到了阿那含最高境界的菩薩會想：『我証得了不來的果位了』嗎？」須菩提回答說：「不會，不來，是因爲沒有世界可回來，當一名菩薩了解到沒有世界可回，也沒有回來者，這實際上就是不來的境界。」

佛問須菩提：「阿羅漢能這樣想：『我証得了阿羅漢道了』嗎？」阿羅漢道等同於菩提，等同於成佛。須菩提說：「不能，因爲沒有分別的或獨立存在的所謂阿羅漢道。」

爲什麼沒有呢？因爲如果阿羅漢認爲「我証得了阿羅漢道」，那麼這位阿羅漢仍然有「我」、「人」、「眾生」，和「壽者」這樣的概念作爲參考點。可是，「阿羅漢」意味著「破敵」，在這裡，「敵人」就是「煩惱情緒」。如果一位阿羅漢還有「人」的概念，比如「我」或「壽者」，這些概念就會是煩惱直接的因。可是，阿羅漢「我」的概念已經被摧毀了，所以，阿羅漢就不會認爲「我証得了阿羅漢道」。

現在，佛來挑戰須菩提說：「很久以前，當釋迦牟尼佛如來在燃燈佛那裡修行的時候，他証得了什麼嗎？」須菩提說：「很久以前，如來在燃燈佛那裡修行的時候，什麼也沒有証得。」

關於這點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方法。一種解釋是說：沒有獨立存在或外在的佛的功德需要去証得，或從你的老師那裡吸收到這些。另一種解釋是說：你已經具備了試圖要証得的所有佛的功德，三十二相八十隨好，每一樣你都已經具備了，不需要去証得任何東西，所以，在老師那裡修行，並沒有什麼可以得到的。

這點在金剛乘體現的很好，上師不能把佛的功德注射給你，當我們雇用老師來拆解我們的時候，這位老師打碎我們的大象，不過，這很痛苦，因為我們都有點是受虐狂，而且，我們喜歡我們的大象。別忘了，我們的修道是消除煩惱染污的道。

下一個問題，淨土的追隨者們會非常感興趣。當菩薩在道上，會發許多願和祈禱，比如：「當我成佛後，讓我能証得如此這般的美麗佛土，讓眾生可以轉生到那裡，修証成佛。」

所以，佛問須菩提：「當菩薩祈禱時，這名菩薩建立起了莊嚴美麗的佛土嗎？」須菩提說：「沒有。」當我們說到佛土時，這立刻就意味著有中央及邊界，還有方向，如果有邊界，那就有圍牆，如果有圍牆，這就表示我們在談論房地產了，這會帶出許多問題。

當菩薩建造佛土時，他們怎麼做呢？他們建造一個沒有方向，沒有邊界，沒有中心的佛土，每一個地方都是佛土，沒有終點，佛土中沒有哪個部分是真佛土，而其他地方不是真佛土。

這點和金剛乘壇城的概念配合的很好，壇城常常以圓形作象徵，圓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。當然，當我們談到淨土或極樂世界，有限的人類的思惟就觀想宮殿和游泳池，可是想像一下，如果你在被描繪的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裡住上一百年，你不覺得你會很無聊嗎？我是以身為人的角度這麼說的。

人類不知道自己要什麼，今天被我們叫作美麗莊嚴舒適的，明天就不一定是美麗莊嚴舒適的了。所以，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淨土？其實，任何通過分別心所經驗到的對象，包括淨土，不都是很有限嗎？

所以，聯繫開始時的陳述，基於所有我們討論過的，釋迦牟尼佛強調，所有的佛和大菩薩，要以不住的態度，發菩提心。不住於相，比如佛的相好，不住於聲，比如佛的教授，不住於味道、感覺、意識的對象。菩薩摩訶薩不住於所有這些，生起菩提心。

佛問須菩提：「如果有人的身體像須彌山一樣大，這樣的身可以算大嗎？」須菩提說：「是的，大的難以置信，因為如來說非身，所以是大身。」

佛又提出另一個挑戰：「你說恆河的沙多嗎？」須菩提用跟前面一樣的推理回答：「多。」

現在，釋迦牟尼佛回到相對的修持。他問須菩提：「如果一位佛子或佛女，用像恆河沙一樣多的七寶來充滿三千大千世界，供養佛菩薩，這樣會累積很多的功德嗎？會有很大的福德嗎？」須菩提回答：「是的，這將累積無盡的福德。」然後佛說：「如果一位佛女或佛子，接受修持這部經，為他人解釋哪怕是一個偈頌，所得的福德，比供養無盡的寶藏要大得多。」

佛更進一步說：「須菩提，不管是那裡，只要唸誦、討論這部經中的一個偈頌，天、人、和阿修羅將恭敬此地猶如聖地。須菩提，無論是誰，只要受持讀誦哪怕是這部經的一個偈頌，這個人已經成就了一些稀有難得的事。不管是那裡供奉了這部經，佛就在那裡。並且，不管是誰保存了這部經，這個人應該被視作佛的傳人和傑出的弟子。」

既然我們已經聽到所有這些不可思議的利益，同時，為了讓這個週末更值得，我想我們可以唸這本經的一部分，然後，你們可以在家把剩下的唸完。我認為大家一起唸會很好。有時候，一、兩個人不能抬起一座大山，不過，一群人可以做的更好。

今年我們就講到這兒。如果你每天哪怕只能唸《金剛經》裡的幾個偈頌，那會比唸很多你不知道該怎麼去唸或者如何去觀想的心咒，更有價值。如果可能，你應該自己手抄書寫這部經，然後送給別人作禮物，那應該會很有利益。